

启

似水流年

封面故事：
人天生就喜欢躲藏

屈身于心之壳内
也不忘眺望
外界的风雨和彩虹



公众号二维码



往期杂志

MSSSUG 《似水流年》
2022-2023 届编委会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有任何问题，请致邮：
主编 黄奕夫
ifhuang2021@gmail.com

似水流年

封面故事	1
从雨里来	2
暗	6
文苑	9
你说	10
离乡	11
卜算子·中秋适逢隔离	11
氓	12
乐山与乐水	13
慢	15
去追逐阳光	17
光影	19
静待下一个 dbb	21
mt	21
街景	22
随拍	22
瓷	23

似水流年

·

封面故事

从雨里来

刘美骐

“盯着向我们寻来的同伴时，我总是感到自己深陷在一股漆黑的幸福之中无法自拔。”

我见她的第一面，感觉她从内而外，散发着雨水湿漉漉的气息。

燥热的八月，她沉静得像一池山泉，隐匿在传说中某座世界尽头的仙山山脚下。几百年间偶有人经过，也不是会有兴致打水漂的人，于是几百年没有泛起过涟漪，就远远的看着人来人往——这是我很夸张的遐想，回想起来，大概是那时候熬夜看了太多武侠小说有些神智混乱，把一个普通的文静的江南女孩硬生生地刻画成了一个修仙的隐士。

但那种雨水的气息是真实存在的，没有沉郁，只是安静，过滤掉了窗外夏蝉的聒噪，过滤掉了周围三两成群的十七八岁少年的吵闹。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或是看一本书，或是写写画画，有时候也在校园的四处兜兜转转，突然莫名其妙的兴高采烈起来。

我见过很多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她也是其中的一个，性格内敛的人和周遭的人维持着清淡如水的交往。她会主动走上前来微笑着，轻轻地道一声“早”，然后和你擦肩而过；会专注地听你讲自己的事情，间或点点头表示认同；会在人声鼎沸的教室躲在一扇屏风后面午睡——经过的人诧异地小声议论着，或许她在梦乡里没有听到，或许她听到了，但朦胧和清醒时同样并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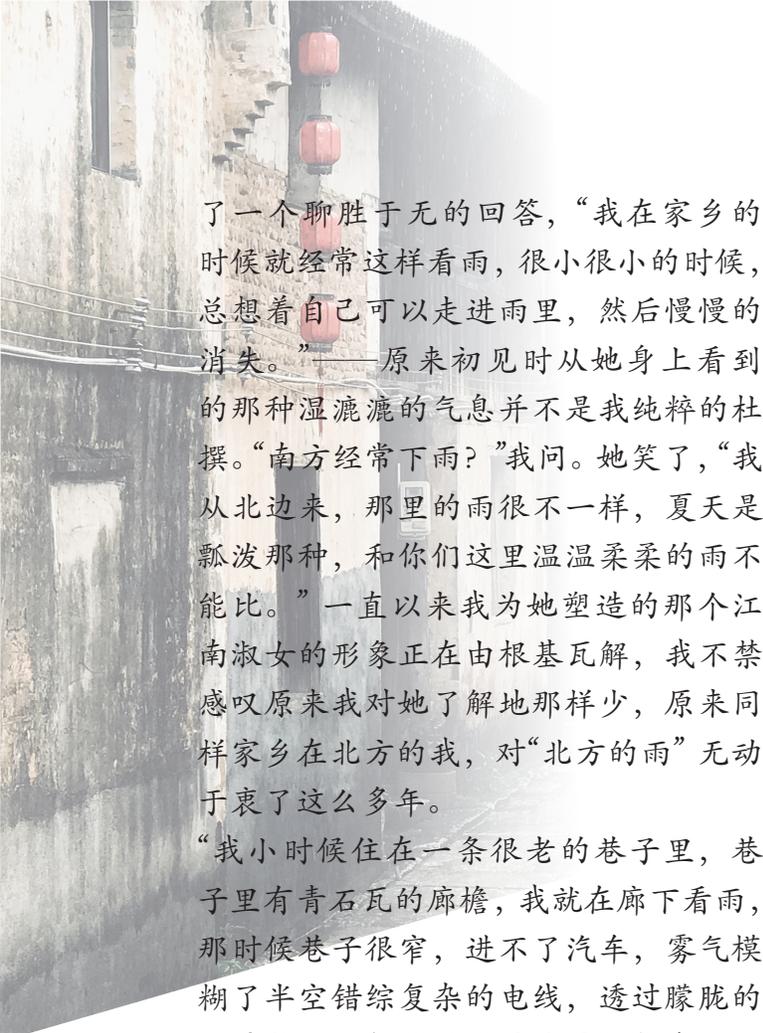
夏天很快在开学的新鲜感和茫然无措中溜走了。我从北方的一个小城，背负着



一种争先进的使命感千里迢迢来到市重点，总立志要大干一场。很多同学大概也这么想，课堂上和考场里处处弥漫着焦灼的气氛。期中考试毕，“排多少名”成了同学间的问候语，名次取代了名字成了学生间新的代号，仿佛时时刻刻悬在每个人头顶昭示着什么。

从极少数人出于纯粹好奇的提问中，我得知了她悬浮在班级中游的分数，和前后两部分人都有很大距离。她回答的语气里没有不安或者骄傲——仿佛是一朵云，随意游走在万里高空，那个数字只是一个暂时的高度，她看到这里风景很好，甚至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便稍作停留，随时会离去，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她藏得太好了，那条将自己和周遭的人和事、和我们煞费苦心追逐的一切分割开来的若隐若无的线，细若游丝，却将她吊的很高。从我们栖居的地球上升起——为了生活琐事带着怨气奔忙的我们——原本渺小的存在置于浩瀚的宇宙中更加渺小，她出离地注视着自己，看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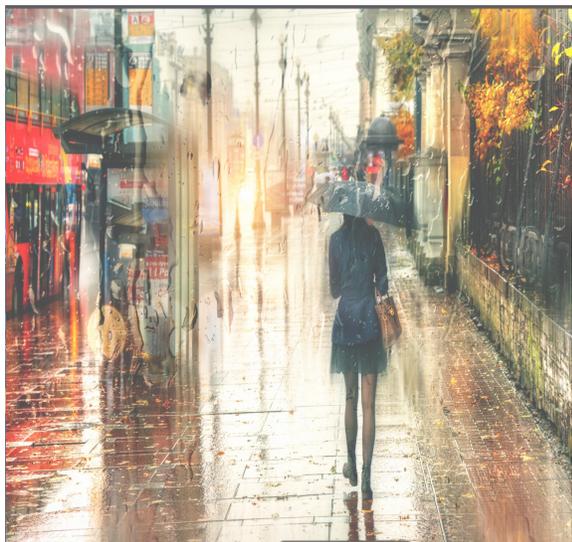
秋天，这个城市多雨，一连阴沉沉几天。但只有那一天，我撞见她在那栋被废弃而空无一人的教学楼落地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雨帘。“在看什么？”我忍不住过去问。“看雨，”她似乎并不惊讶我突然闯入她封闭地空间，并且给出



了一个聊胜于无的回答，“我在家乡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看雨，很小很小的时候，总想着自己可以走进雨里，然后慢慢的消失。”——原来初见时从她身上看到的那种湿漉漉的气息并不是我纯粹的杜撰。“南方经常下雨？”我问。她笑了，“我从北边来，那里的雨很不一样，夏天是瓢泼那种，和你们这里温温柔柔的雨不能比。”一直以来我为她塑造的那个江南淑女的形象正在由根基瓦解，我不禁感叹原来我对她了解地那样少，原来同样家乡在北方的我，对“北方的雨”无动于衷了这么多年。

“我小时候住在一条很老的巷子里，巷子里有青石瓦的廊檐，我就在廊下看雨，那时候巷子很窄，进不了汽车，雾气模糊了半空错综复杂的电线，透过朦胧的雨雾你可以想象路的尽头是任何东西，而它们不知道你在这里注视——可惜了，你们这里没有这样能躲起来的地方。”

后来又过了很长时间，下了很多场雨。她一点一点告诉我，她如何享受着雨里廊间的穿堂风和黑暗的包裹，如何在清冷的雨滴扑面而来的时候拥有了平生最真挚的触觉——她说那些水珠是刚刚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而在最纯粹干净的



时候和自己的身体融为了一体——她还说雨里那只破旧的石狮子仿佛没有那么颓唐，注视着它，能想象那宅门旧址里的不是新建的会所而是大观园；她说雨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可以挣脱繁复的规矩章法，羁绊和牵挂以及命运为她设计的道路的束缚，乘着风奔向远方——我现在还记得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总兜兜转转到同一句话上——“我一直相信人生于世是有自己的位置的，我们被彼此捆绑在自己的位置上，我的选择从来牵动着别人的选择，所以当我想挣脱的时候总被拉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无法逃避。而我所希望的躲藏，只是从自己站的位置上暂时消失一下，把捆绑我的东西摘下来，面对一个可以自由思想和呼吸的空间，哪怕最后还要回到这个位置来。”

我被说得云里雾里，一时间想到很多类似的话，比如“ I know what it is like to run away, how hard it is to stay. (我知道有时候留守在自己的位置有多么难而我们又总是倾向于躲避)”但又没有说，因为从她深邃而若有所思的目光里，我感觉自己失去了揣测她的话的资格。

现在想起来，她大概只是在说，年齿渐长，越来越多的人和事要打破我们为自己设计好的生活和安排的井井有条的世界，而我们失去了遐想的空间这件事吧。冬天，寒假前的最后一节作文课上，老师在全班面前朗读她的文章。只记得她写了童心、被收藏起来的玩具云云，还有风的颜色——风怎么会有颜色呢——台下因为放假躁动不已的同学们已经开始表现得不知所云，发出阵阵骚动，还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种作文在考卷上不会有好下场。像一个航海家激动地讲述着她发现的新大陆，而台下甚至没



有见过海的听众们，自然不知道“新大陆”，“新”在哪，又“大”在哪；但我明白，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仿佛相伴走了很久很久。那一刻，我突然很羡慕她，依然在自己的角落，心无旁骛地追逐着那阵有颜色地风，哪怕其他人看来，她在追普通的空气——虚无地不能再虚无。结束了，我带头鼓起掌来。

大家疑惑地看着我。

“你看果然只有她能听懂。”

“因为只有她会写这种风格的文章……”

我听到有人这样说，却感到说不出来的骄傲——大概人的本质，是渴望与众不同的。

我记得她说过，如果自己想要消失，最好选在雨天，“因为家乡的雨太大，大到躲进雨里，没有人会愿意淋湿而去找你。”——未免太消极，我想，爱她的人发现她不见了，总会撑着伞去寻她的，哪怕天上下刀子。我后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她反问我：“如果我躲起来了就是不想让别人找到我，为什么还要辜负留下来的人？”我听出了一些故事，但没听懂她的话，只能笑一笑以示回应，我们终究没能抱有一样的想法。

大考是在春天，她离开也是在春天。我问她，你不考学要去哪，她却回答我，曹文轩写过的小说里，有个人因为梦到一个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就离开了故乡，他一路追寻的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到了那里又怎么样——他为了什么去找这片峡谷呢？我一直在想……时至今日，她还在想吗？我不知道，只知道隐隐约约地，我感觉大概是那个人也想找个机会躲起来，在那个梦幻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做一个梦吧——这是后来我的答案，当时只是觉得，哦，她要去找自己的峡谷了。

说实话，我觉得她更像个吟游诗人。

我记得她说自己曾经某段时间并不是这样的，尝试走入每个人的生活，放弃了拥有秘密，把自己暴晒在日光下给往来的人看，然后和大多数人向同一个方向横冲直撞。“但我意识到我不喜欢这样，并不是不能，只是不想，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扎根在自己的位置上，只是自由地游走出离的时候，会更加快乐吧。

大概这不叫“躲藏”，因为我没有躲着谁，别人靠近我的时候，我没有跑，没有逃。我一直站在这里，只不过有时候隐形了，就好像在雨雾的回廊里无声的栖息的时候，与我逆行的人匆匆而过，没有看到我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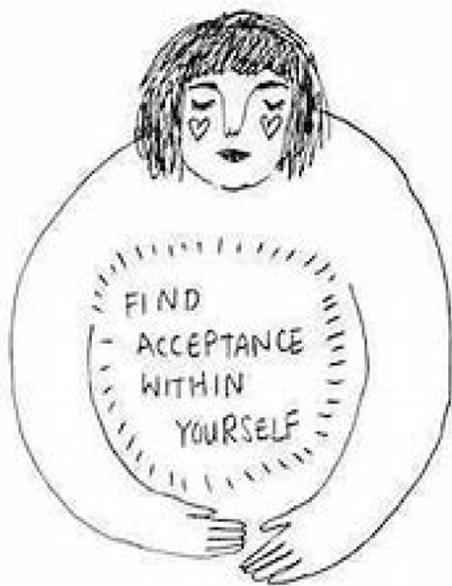
我莫名觉得这段话很好。但是她还是走了，回到雨里去了，我凝望着那个普通的背影，想起张晓风先生的感慨，同样的，那样一个文静的女孩，旁人总看不透她仰头的时候，也羡慕着风的炽烈和雨的淋漓吧。

后来，我面对一个个在生命的长河中无足轻重的失败，在黑夜里无人的角落，听着耳机里循环的那首《Wenn ich tanzen will》（当我想起舞时），播到那句“当我想起舞时，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突然泪如雨下，明白了她在躲着什么，躲着谁。

袁哲生先生说，盯着向我们寻来的同伴时，我总是感到自己深陷在一股漆黑的幸福之中无法自拔。又有已经被我忘记姓名的人说，“每个躲起来的人都希望被找到”。被我记住名字和被遗忘，不过是因为看到两句话中间隔了不知道多少年。我相信再过这些年，两句话在我脑海里都会出自“无名氏”之口，也许他们截然相反，又也许他们说的同一件事情。

她是否也希望被找到呢？我记得她提起

自己羡慕的游戏，蒙古族的托包克，两个交换了信物的人，仿佛被无形的线浅浅地连接了，之后几十年里，可能赌约成为两个人仅存的联系。哪怕只是为了“见物”，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也有了相互记挂的理由——他们在擦肩而过的时候，把彼此的一部分留给了对方。而后几十年化作了世间游走的人潮中两个点，两个被无形的线连起来的点。“蒙古族人真聪明，爱和恨会消磨，人会老，但是平常的物件却成了永恒”她感慨道，“这是我希望和别人建立起的关系。”——也许还有后面半句，她没有说，“…我可能会躲到不知道哪里去，但是总有人记得，哦，还有这样一个人——她原来在这里，现在不在了，或许有一天，我得把她找回来。”



我在那扇我们曾并肩的落地窗前伸出手去，接了一捧初生的雨水，我相信她如果回到了那条雨檐，一定也会接一捧雨水。“如何寄给她呢？”我们都会困扰。

为什么要困扰呢？“回来吧。”我说。我看到她从雨里缓缓的走来，我迎上去。我们拥抱，身影重合，我从心底里接纳了她——这个一直躲藏的自己，从今往后，她的敏感，她的天真，那些幻想和与“大多数”逆行的坚持，不再被埋在暗处，而是光明正大地，属于我。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躲藏的自己；总有一段岁月，我们不断的邂逅那个自己，然后错过他，再循着他模糊的痕迹再踏上寻找他的路，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坦然接受他的与众不同。在那之后，我们或许依然需要一片属于自己的黑暗，但即便还会躲藏，已经不是为了被找到了。

暗(上)

施蜓立

引子

“外婆，我不想一个人。”

墓前的百合还带着清晨的露水，阳光从我身后照射而来。

照亮了外婆的脸庞，却照不亮我的。

正文

“长的丑就别出来吓人”

“就是”

“光会学习有什么用，也撒泡尿照照自己，恶心死了”

这是我做完新找的兼职后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条小巷子时，我无意间听到的。

我悄悄地走过去看了一眼，有一群人穿着我们高中的校服，围着欺凌、殴打一个人。带头辱骂殴打的叫宿曲，是年级里经常考第一的人，她是老师和同学眼里的好学生。不过我看到她在这里霸凌别人，倒是也没怎么意外。她家是这个小县城里为数不多的有钱人，放了学她就把校服脱了，穿着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格纹裙。

被围在中间打的女生叫苏微，她的鼻子和面部轮廓其实挺好的，只是肤色比较黑，让人忽略了她的样貌。我经常在教室里听到有人骂她长得丑，我倒是觉得那些嘲笑、辱骂她的人还没她好看呢。

宿曲和苏微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还都是成绩很好的人。

这条路上经常有人在这里约架，我一般会绕道走。

但是今天，我停下了脚步，开始纠结是报警还是出去找人来帮忙。直到我看到宿曲带着几个女生开始一边骂一边扒苏微的衣服了，我赶紧拿出警报器，拉响。因为这条路一直不太安全，我就会随身带着可以模拟警车声音的警报器，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

那群人听到声音后顿时慌了，赶紧左右看了看，“+，你敢报警？行，你等着。”“不是我报的警，不是我。”苏微急得出了哭腔，她边摇头边摆手，她什么也不知道。宿曲一群人顾不得了，先跑了。

我把警报器放在拐角处，让它在这儿一直响着，然后拉着苏微的手，说：“快跑啊。”她显然懵了，我捡起她的手机，用力拉着她往反方向跑。

直到被我拉出那个巷子苏微都还惊魂未定。她先回头确认了宿曲一群人已经离她很远了，然后才转头对我说：“谢谢你，楚逸。”她像是虚脱了一般坐在地上，眼中又透着感激和庆幸。我没有忘记，我来之前，她被打时的绝望。

我跟苏微在班级里并不熟，而我之所以今天会停下来帮苏微，其实和苏微没关系，只是因为宿曲。

那群人跑出巷子，也没看到一辆警车。

“奇怪了，没有警车怎么会有警报声。”

“白痴，你刚刚不觉得警车的警报声离我们特别近吗。”苏微说，“回去。”

她们循着声音往回走，终于在拐角处看到了警报器。

“卧槽，被人骗了。”

“这条路上怎么还有别人啊。”

第二天，我下了班还是走着昨天那条路回家，不过今天苏微也跟我一起走，自从昨天那件事之后，她不管在学校还是出了学校，都跟我走在一起。

只是刚我走到昨天放警报器的地方的时候，我却发现警报器不见了。

完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快离开这里。

只可惜等我一回头就看见宿曲手里拿着我的警报器。

“原来是你啊。”

“多管什么闲事啊。”

“给我上。”

对面五六个人一起来打我们，我死死抱着宿曲，提膝撞她的腹部，盯着她一个人攻击。她扯着我的头发想把我拉开，我还是用尽全力打她，但是很快她旁边的几个男的过来把我们拉开，我根本无力反抗。

宿曲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变打边骂道：“给我往死里打她，贱人！”不解气地又踹了两脚在我肚子上。宿曲又指着苏微：“还有她，把她的右手给我弄废，我看她还怎么考试。”有个男生立刻过来将苏微扇倒在地，然后用脚碾上她的右手。

宿曲打了我足足五分钟，还打算继续，只是她的小跟班杨久出声提醒：“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到时候闹大了不好收场。”

“那我他妈不能白被她打吧？今天我没打爽不准放人。”

“等她养养身体我们还可以接着揍，别一次性直接打死了，那多无聊。”

宿曲给这才稍微清了一些。



“你等着，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宿曲她们走后，我试着动了动，只是浑身都很痛特别是肚子，我根本爬不起来。

苏微赶紧过来扶我，“对不起”她重复着道歉一边抽泣一边拉我起来。

“我扶你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后，苏微只陪着我等医生，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瓶药，喷在了右手上，之后便没有再管了。

医生建议我住院，但是我没钱，拿了药就走了。

我很缺钱，所以接了很多兼职，有的时候连学校都不去，反正这学校的老师也不怎么管。之前外婆在世的时候，还有班主任也就打过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很久没去上课了，自那之后我就被外婆每天盯着去学校。

但是现在外婆走了，我连怎么活着都觉得无所谓。

出了医院，我问苏微：“宿曲为什么欺负你啊？”

“因为我这次考试考得比她高。”

“什么？”

“但凡考得比她高的女生都被她欺负过，甚至有一些男生也被打过。我之前中考在市里的排名比她高一个名次，所以我们是一个宿舍的，然后我就发现每次我考得比她高她就会在宿舍打我。她身后的两个小跟班也都跟她一个宿舍，我就是想还手也打不过。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苏微越说越崩溃，最后直接大哭了起来，我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便拍了拍她的背安抚她。宿曲确实经常考年级第一，不过我没想到她居然是用这种手段成为年级第一的。难怪之前她会带着班级里好多人一起孤立苏微。

“我之前会故意做错两道题，但是这次是她自己考砸了。我知道成绩之后都不敢回宿舍了，没想到她会带着人又来校外堵我。”

“你就没跟老师或者父母讲过吗？”

我问完这句话，苏微就沉默了，她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眼里的情绪，只能感觉到她很排斥这个问题。

我有抱了抱她：“你该勇敢起来的，但我也知道，嘴上说着简单其实做起来很难。别怕，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其实一个月前我就见过苏微被霸凌，当时我没有管，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什么热心肠的人。今天帮她也不是因为突然善心大发，说白了，我是个自私的人。

苏微我帮过你了，你也会帮我的吧。

日落时分，漫天的余晖照亮了这个小巷。

似水流年

·

文苑

你说

艺术家利威尔

你说
孤独的冰块，
总会悄悄躲在酒吧

你说
幻想着养狗，
用拇指碰它的小尖牙

你说
生活偶尔酸苦辛辣，
面包足以饱腹，
偏偏少了鲜花

你说灰白的旧炭火
再难煎好新采的茶，
你说往事如同
窗边散乱的诗，
墙角遗落的画

而我说
你是最热诚的夏，
是夏天海面上吹拂的风，
是海风轻轻扬起的、留不住的沙

你，是我的波伏娃



诗歌三首

陈羿帆

离乡

万里山河风激荡，
一身流影意悲昂。
今夜星汉随游子，
从此暮云是故乡。

—8.23



卜算子·中秋适逢隔离

将至中秋日，无关中秋人。南窗无处望月轮，聊解当时恨恨。
才出隔离户，又入隔离门。此番尽道不由人，笑骂一声缘分。

—9.8



氓

天气清兮，啾鸟鸣兮。
镜湖岩畔，佳人出兮。
仪形窈窕，吻流芳若。
伙伴相嬉，笑语盈兮。

比肩错兮，心生慕兮。
寻步花丛，取以赠兮。
喜而礼兮，报以饰兮。
畅言昏黄，各自归兮。

寤寐行止，倩影存兮。
纳我桃夭，岂非悦兮。
报我随饰，无乃爱兮。
长夜漫漫，君反侧兮。

启明未起，禽鸟且眠。
束发冠带，行彼居兮。
亭台园林，出则逢遇。
“女虽不才，愿以礼兮。”



礼兮礼兮，胡为礼兮。
我情挚兮，盍不应兮。
有违郎君，是实可恨。
邻家有女，盍不取兮。

谬哉男子，情何曾挚。
俘心伊人，如集珍兮？
慎哉男子，无轻言兮。
转而爱恨，空贻笑兮。

——11.16

乐山与乐水

- 记麦理浩径徒步与游船

张雨凝



九月中旬，友人相邀游览麦理浩径，曰徒步，遂前行。经巴士辗转，抵达麦理浩径二段起点，便踏上征程。

起初是环山路，较平缓的水泥地。时有上下坡，左侧为山体，右侧为崖，恐坠落，不敢近。入目皆是绿意，花草甚为繁茂。然小径少有树荫遮蔽，正午烈日如火，余汗如雨下。友人常锻炼，行山路如履平地；余甚慢，缀于队尾。

行至开阔地，右侧为低矮灌木，便见远处山海，略驻足观望。倘若细细道来，即：身在山中，抬眼望去皆山峰，连绵起伏，彼此交错。然错峰间可见水，为远处临海部分。山体青绿，近海平面，其颜色骤然变浅，呈土色，大抵是咸水无法支持普通植物生长。而记录时正值退潮，海平面较低，故露出一截山体本色，并非全然覆以植被。极远处，那山颜色骤浅，似有雾遮挡于山前，近乎与天融为一体，仅隐约可见。而天是深蓝，与碧海群山相衬，美不胜收。

复前行，两侧树木伸展枝叶，似夹道相迎。忽见分叉路口，向右行去，见小溪，水尤清冽，上有数根细木搭之为桥。然几步远处为尽头，遂折返回大路。

不知多久，走下石阶，一片开阔草地。右侧一黑牛悠闲乘凉于树下，左侧有菜地被围栏围起，田家景象，令吾不禁幻想起退休生活。然如今身在大学，先奋斗罢。

行至水边，有一浅滩，上有小鱼虾蟹，友人捉住一只小蟹，留存些许珍贵影像。然沙滩松软，爱吾履至极，只觉鞋袜被沙破甲，由白转灰矣。过桥离开浅滩，友人发觉吾四人皆着白鞋，遂拍照留念，曰：四个白鞋大怨种，意为出游行山，莫穿白鞋，脏之。

翻越一座大山，其中艰难按下不表，至海边，可乘游船。友人皆表示行有余力，复前行；吾累瘫，独乘游船而返。此游船之行，大饱眼福，其山水美色，言语形容不能及其万一，望诸君亲自见识。



蹙水上船，中间海面深蓝，波光粼粼，四周山峰层峦叠嶂，其颜色深浅变幻，不外乎远浅近深。太阳不甚明媚，行至乌云遮蔽处，更得以细观远山。起初，山隐于雾后，仅为灰影，然行船渐近，其颜色一分分渐深。从浅灰转为深灰，再为深青。环海皆山也，一山自成一岛，星罗棋布。有山颜色渐深，便有山颜色渐浅，分秒间景色变幻无穷，目不暇接。望左右山峰，树林密布，若身在其中，恐遮天蔽日。

抛却景色不谈，行船本身，便已值得称道。快船行时，破浪之声震耳，浪花撞击船身，复散作白色水珠。海上一浪叠一浪，船身滑过前浪，高高跃起于浪尖，

复囿于重力，落回海面，撞上下一浪。些许颠簸，然领略浪的形状，颠簸亦乐也。其浪无穷，其乐亦无穷也。

船家熟悉地形，在某处速度放缓，随波逐流。大抵是深浅交界处，若行船太快，恐危险。便随浪摇晃数秒，惬意，而后启程。

窥见远处楼宇隐于雾后，我心知尾声。美梦终有尽时，行船终得见岸，我仍依依不舍。及岸，别过船家，心中犹有余波，遂成本文。呈近古文体，皆因在船上，过往习得古文句句蹿出，感慨万千，有掉书袋之嫌，望诸位看客一笑了之。



慢

文\张书旻

他发现自己老了。

在他真真切切地发现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墙壁上由岁月剥蚀的痕迹，发现堆在院子里烧饭用的柴火上积累了一个冬季的湿寒气息，发现扛着锄头、用满是泥和老茧的手拎着肥料的人可以信步超过他走路的速度时。

种植了几十年的土地还是日日静默在阳光下，金色的麦穗还是沉甸甸的，雨后泥土芬芳香气息和清晨此起彼落的鸡鸣一如从前。但好像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他就在忽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感觉。那感觉像极了周围的每一个人的时间都加快了，唯有他的日出日落格外缓慢，悠悠的像是没有尽头。

儿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地里弯着腰。八月的烈日从竹编的帽子里漏出细碎的光，低矮的树影一动不动。西边传来机车颠簸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的声音，由远到近。他直起身，两手在裤子上随意抹了两把，对着渐渐喧闹起来的村口眯起了眼。“大——学——生——哇！”赤膊玩耍的孩子们早已凑上前，对着洁白平整的录取通知书大呼小叫起来。他抹了把汗，三步并两步地跨上路面。他急切地在攒动的人头中寻找那熟悉的身影，终于看见儿子脸上的笑容。邻里乡亲们有的走过来与他寒暄，他随意地应和着，一时不知该向哪走，末了还是又扣上了帽子，拿起了锄头。

家里已经早早地升起了炊烟，老伴的脸上都溢着笑。“出了县城要多穿衣服，好好吃饭睡觉、好好学，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更大的城市也一样……”饭桌上她絮絮叨叨说了十几分钟，从儿子出生前说到那思绪还到不了的未来，他一边扒饭一边点头，好像要去上大学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好，好啊。”他不厌其烦地应着，直到夏天的余晖已经不再炽热，直到载着青年和梦想的公交车开出村子，沿着延伸到远方的路驶出他的视线。

他跟着老伴慢慢往回走，忽然发现她的步履变得有些蹒跚。

他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

医院病房里供家属休息的折叠床是他平生睡过的最不踏实的地方。医生的脚步轻而快，墙壁和窗帘都是洁白的，消毒水和药物的气息中找不到一点令人安心的感觉。他睡前总要轻轻地呼唤老伴的名字，听到她倦意阑珊的一声“嗯”才能浅浅入眠。这样的日子是暂时的吧，他想着，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

他有时会想起她年轻时扎着蓝色头绳、穿着粗麻布衣服安安静静微笑的样子，她会有几分羞涩地应着他的呼唤，停一停手上的针线活，把几缕黑亮的碎发捋到耳后。她现在仍是这般回应着，隔着空气里不熟悉的气味，隔着各种他不认识的、安放在她身边的仪器。

在远方工作的儿子有时会来，来了便要把他接回家里去睡，他固执地不肯走。家里的庄稼地已经杂草丛生，邻居偶尔也帮他打理，想想老两口平日对这块几十年的土地的热情，竟也觉得自己的帮助理所应当。

而他几个月后才真正住回来。他是一个人慢慢地回来的。



无事的夜晚，他会去邻居家串门。有时是聊天，有时是下棋，也有时候单纯在椅子上坐着。

他们从各自成立家庭起就住对门，有一个算是共享的庭院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枣树。村里的小孩会在枣子成熟的时候偷偷跑过来看，他们也不甚介意，孩子们便大胆起来，脚一登，手一攀爬上树去。他说，他儿子也喜欢爬树，还经常在粗糙的树干上蹭破手掌。邻居便笑，说他就记着二三十年前的事。他也一边笑，一边望着屋外思索着什么，竟一时忘了眼前焦灼的棋局。

几个月后，当邻居欣喜若狂地说他们的孙子出生了的时候，他也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那个从小也是由他看着长大的小子的脸和自己儿子的脸渐渐重合——他又想到从前了。可是这回邻居没有笑他，他们整天忙碌着搬这搬那。几天后，卡车便载着他们的家当缓缓驶向城里。他去送了他们，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向家里走去。

他发现自己老了，那是一种没由来的感觉。

村子的一切好像还和原来一样，好像又不一样了。有才能的年轻人背着行囊远行，风烛残年的老人安详地阖眼离去，村里村外的人在一幢幢老屋搬进又搬离。一些事总是世世代代岁岁年年地发生着，就像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一样不停息。置身事外的人在岁月中被刻上皱纹，烙上沧桑，便由旁观者悄然变成了亲历者。

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眺望着远方，夕阳一寸一寸沉入地平线，被染成稻田的颜色天空渐渐黯淡。空气中有淡淡的饭菜香味，和着自然的气息慢慢弥漫开来。星星点点的灯光会陆续亮起，到夜深了便一盏盏熄灭。这就是一天天过去的日子，以亘古不变的速度流逝着，不紧不慢，不缓不急。然而在他的眼中，一切却真真切切地慢了下来，慢得让他忘记了从前那追着时光奔跑的日子，慢得仿佛夕阳下长长的影子能够留住那一去不返的人和事。

他的思绪又飘飞起来，飞到记忆已难捕捉的童年，飞到并不长远的未来。

这便是老了吧。他静静地想着。不过……一阵电话铃传来，他怔了一下，立刻掏出儿子一年前给买的智能老年机接听。

“爸，明天我们带女儿来看您。”儿子的声音传来，温和而厚重。

“好，好啊。”他像从前那样答应着，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

不过，就这样慢慢来吧，幸好这世间有时光和岁月都斩不断的东西。



去追寻阳光

黄奕夫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写过一篇《与孤独共处》，那是一段孤独而黑暗的时期。偌大的校园熙熙攘攘，又好似冷冷清清。人潮向各个方向涌动，我在其中跟从、犹豫、闪避，像汹涌海面上的一叶帆船，在硕大的浪潮声和风雨声中感受着孤独的寂静。

把思绪从茫茫海面上拉回，我还在那座熟悉的校园。逐渐适应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社交方式，在一个个 pre3 和活动里遇到了许多朋友；也搬进了三人间宿舍，卸下一天的疲惫，能有人一起看球呐喊、吐槽生活；独处时不再感到迷茫而孤单，一日无课安坐 liba，倒也心生意悠然。

帆船摇摇晃晃地，总算甩开了乌云。前方，一片迷雾。

我还是喜欢躲藏在舒适圈。不算太忙的周末，我更喜欢呆在学校看看比赛打打球，而不是下山探索香港，了解这座城市；在课上或者活动中，我也很少主动社交，更喜欢躲藏在已有的交际圈里；也经常以学习为由，说服自己躲避参加

邮箱里有意义却“略显麻烦”的活动。

我也喜欢躲藏在他人的视线之外。比起乘坐四五个电梯，我更喜欢从 LG7 沿着山路走回宿舍；在路上，我总是习惯避免和他人的眼神接触，以至于朋友见到我经常要叫好几次，我才能茫然地反应过来。

幸运的是，迷雾并没有完全遮挡住阳光，它就在薄雾外，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我爸跟我说过很多道理，“脱离舒适圈”是他常常提的一点。人在安逸的环境下生活太久只会停滞不前，只有不断向舒适圈外挑战自己，让自己偶尔有“不舒适”的感觉，才能有所提升。身处大学，这种“脱离舒适圈”的必要性愈发突出。校园里有太多可供自我提升的资源——advisor, mentor 和学长姐们提供的经验和指导；邮箱里每天十几条的实习机会，比赛机会，教授讲座，workshop；即使在校园里闲逛，各处的公告栏上也印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讲座信息。它们静静地在我的舒适圈外等待，只要我向外一步——可能是扫描一个二维码，可能是点击一个网址，或者只是

我能静下心来把那一整段英语读完——就能获取。回想起来，多少次站在舒适圈内，一步之遥，却失之交臂。

我的理性也告诉我，做自己就好，不必过于关注他人的眼光。生活在揣测他人对自己的看法里，是一种高度的精神内耗。用偶然发生的种种“迹象”来推断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发现它们指向负面则担忧，发现它们指向正面又因不确定性而怀疑，进而进行更深层次的内耗。到最后会发现有太多可笑的猜测，太多无用的思考。

帆船沿着闪烁的光亮前行，薄雾渐渐淡了下来。恍惚间，仿佛已能看见太阳的轮廓。

我开始尝试踏出舒适圈。从邮箱开始，我不再像去年一样草草瞥一眼标题就把它扔进垃圾箱，而会点进去把那几段英语读完。点进那些链接和网址里多了解一点，再推着自己克服内心的惰性去报名那些可能很有意义，却“略显麻烦”的活动。在西贡的山野和海景里徒步，在校内外专家的讲坛下学习，在学院的晚宴上社交……踏出舒适圈，外面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我也开始尝试变得更加自信。曾经那些细微的动作表情，无心的一言两语，我尽可能抛却心头；避免纠结与内耗，专注于自己，有一种释然和潇洒的活脱；抬起头，再次走在人潮中。船帆高扬着，纵使海浪仍向四方翻涌，却改变不了帆船的航向。偶尔与浪正面相遇，相视一笑，继续前行。

躲藏并不全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我们总需要在某些时刻躲藏在自己的空间里，去反思，去治愈，去简单地放空——可以是沿着山路从LSK走回hall里，可以是一个人下山看一部电影，也可以是晚上独自坐在海边看看海面粼粼的月光。别让躲藏成为生活的主调，向舒适圈外走一步，有太多新的机遇；勇敢地走出去社交，有太多有趣的朋友。偏居一隅，再望向校园，只有一片空洞。

薄雾越来越淡，原本汹涌的海面此刻没有什么波澜。

浪潮声和风雨声都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内心的躁动——

“去追寻阳光吧！”



似水流年

·

光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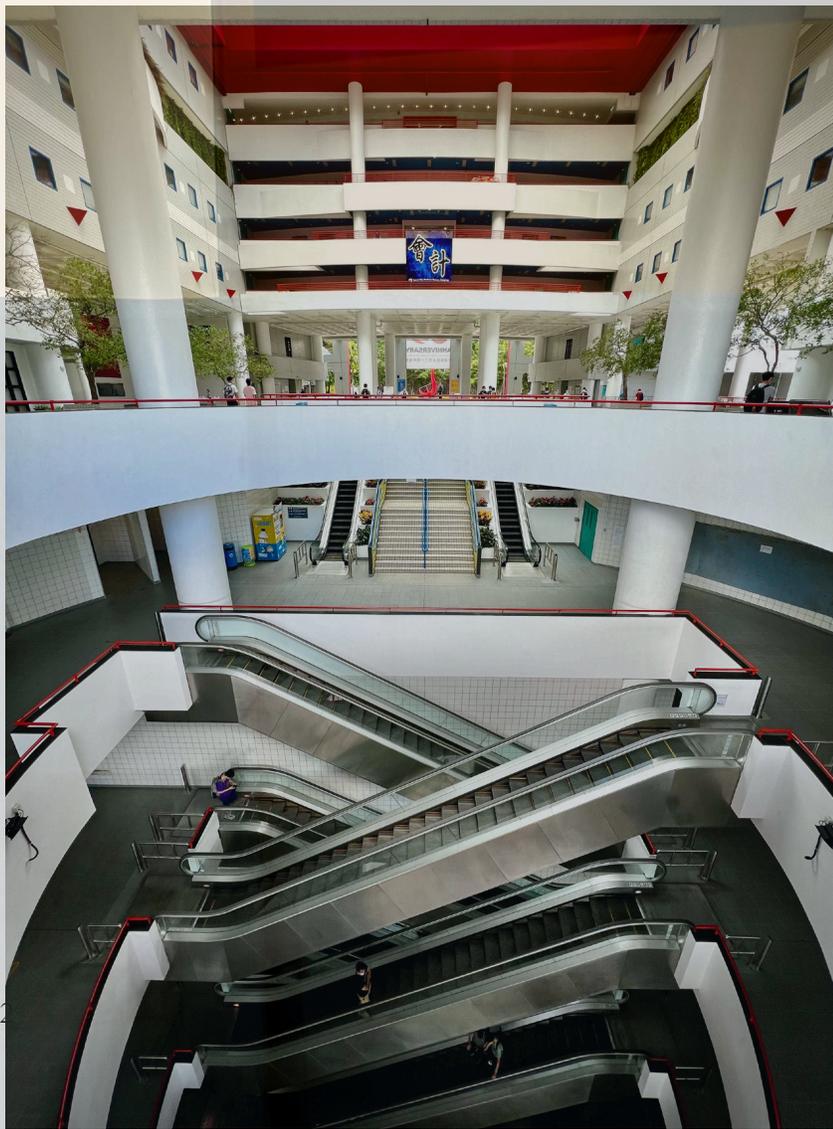
静待下一个dbb

mt



街景

隨拍





瓷



似
水
流
年

主編

黃奕夫
張雨田

文編

張書旻
劉美騏
張雨凝
周佩伽
陳雨婕
陳羿帆
施蜓立

美編

張書旻
歐陽宇軒
陳雨婕

(此排名不分先後)

似水

2
0
2
3
·
启

流年